

片呈遺失
寄補回
南聲
京外
衣明
作往
一區
同路
上常
有失
相照
九年
各字
報南
如市
張有
承治
四登
縣除

遺失
聲明
作往
一區
同路
上常
有失
相照
九年
各字
報南
如市
張有
承治
四登
縣除

許澄
登
遠
遺失
聲明
作往
一區
同路
上常
有失
相照
九年
各字
報南
如市
張有
承治
四登
縣除

自政○年○月○日
登局○第○號
報月○九號
其號○第○號
日隔○一號
起保○一號
及○號
至○號
有○號
保○號
內○號
向○號
明○號
地○號
政○號
局○號
再○號
登○號
除○號
報○號
理○號
由○號
及○號
作○號
發○號
件○號
為○號
有○號
要○號
議○號
府○號
局○號
至○號
本○號

模範

• 王楠 •

看北方報紙，知道北平正舉行革新生活運動，各報連日訪問一位「閨人」的太太，用來作市民的楷模。

「某某夫人」每天自己下廚造飯，「某某夫人」向來反對用女僕，「某某夫人」一生不著綢緞，「某某夫人」自己製香膏，絕不購舶來品，「某某夫人」能詩書畫能彈琵琶，只是不會打牌。……

一天在報上可見這些模範婦女的生活素描。每個夫人的照片，不是穿了圍裙站在廚房裏，就是伏在縫紉機或書案上，都是早就過着合理生活的樣子，照片刊載報章上，意在使人由欽佩而敬效，可是如照不到「傳片」又做甚麼，誰又想到？（誰也不是想不到）

革新生活，全靠宣傳沒有用處，全靠紙面渲染也沒有用處，臨時拉夫拍出些模範照片更沒有用處，最好還是將功夫用到人們的「心」上去。

模範太多了，總是更讓人心的悶的，心悶了就近離棄革新，俾能談「湊合」了！



喫館子・叫姑娘
縱談地方「食色」

[illegible]

金龜。金魚。制服今古談漫。

充分表現出泱泱大國國民的風度，大有「重設談官儀」的盛感，——這也是政治已上軌道的一種徵象。

民國以來，服制實在紊亂，不獨在朝者爵位的尊卑，表面上無從加以分別，就是平民與官吏，也互相混淆，毫無界限。除了海陸空軍大元帥蔣國盛大會場舉行隆重典禮時，特請上將禮服，以及將校官各有權屬的戎裝，可以顯示階級與威嚴以外，多數的文官，無非照例穿上一套燕尾服，或者藍袍黑褂，印在肩後縫工商學各界。

愈見嚴肅的風

大家相同，紙糊的機軸助草草算可抵特殊之尤。而且民衆的普通服裝尤其無礙於自由，至於留下來的身長或短衣，自然有了窄了腰襖或簡單的運動衣就脫出來的。各人隨心所欲，不拘一格，稀奇奇巧，五光十色，招搖過市，的確不甚雅觀，有整頓和規定的必要。最可笑的是，照乎古代的制，未定，無知的游民以為業經頒布，於是紛紛非新更立，別出心裁，自出新式樣，不倫類的衣服，寬窄各種不能類推的皮弁子，打掃得和戲臺上黃天霸穿的與南俠張烈北俠關雲長的襁褓一般無二，掩鼻遮羞等的在大街上大出風頭，好像趕賽神會的時髦闊客的打扮。我真正看到了極點！這是我在市市親眼看見的，並非同輩捏造的謠話。

古詩對於服制，蓋訂得非常嚴格，朝野尊卑，各有定制等級，不得混亂顏色。巾服的式樣，衣裳的顏色袍帶的質料，紗綉的尖帽的高下，判別得各各不同數百人具然從形式上看得出某人的職業和地位，在唐朝，連佩用的器物，也有官定的制度：不許縣令也戴官所頒賜袋，必須三

「這『中平』一塌糊塗。」
「沒吃東西，」
「你怎麼說？」「你聽說過了嗎？」
「你高興可以！」
「你是剛起來呀！」
「得，四圍你看分你半牛奶糖，嚼一生會再去吃吧，正好，正站到了鐘表——」
「我還不到家！」
「我不行！」
「那個要你吃麼！」
「我餓得很，」
「來把床鋪上一！」

他的同意以前，萬不敢擅作主張。同堂幾句，他說得格外的逞強，得上和他說兩句有過出的意思不聽我的，越要賣我三五我字，尤其挾有雷轟鉤鈞的力聲。

候著，候著，鴿鴿實寬自默然不則一聲，猜不透她懷抱。他不禁有點憐憫然，自己不能買著勇氣，依照預定的步驟，

品上，自私自利的金錢觀已出產。以上幾種享用金錢花飾的權利，所以有『無錫銀得金錫銀』，『辜負貧寒早朝』的『金魚塔』，『當時大眾歡喜』的『貴官』，後來改鑄銀為魚塔，恰不會聽見有『金魚塔』的稱號，近人將金銀二字的用字，成為文人筆下的『金銀』，但多數的人都茫然不覺『金銀』的由來：何以要鑄做『金銀』？所謂『金銀』何在？就恐怕竟會胡亂當作『金錢圖』一樣解釋了吧！

董公。

我生在海邊的村落里，在海邊的懷抱中逐漸長大的，我熟悉海，如同面對鍾子熟悉自己一樣。

整天和拾貝的孩子為伴，生活在海的邊緣，看潮漲潮退，看海心航行的船舶，看遠處無窮的宇宙。尤其，我看過風浪時空雲霧的變幻，看過漁船在驚濤駭浪中的顛簸，看過野馬般的惡魔起先，吐吸着潮濕的海浪……

「不自覺的」

「人屈膝叫呼天，困憊呼父母」，這雖呼聲是出自覺的，往往延擱了許久自己并不知道，必得旁人着了，才知道有這樣地呼着。現在據我所見到的刊物，尤其是文藝範圍內的文字，只是短篇幅的最普稱，莫過於寫自己的自訴，其便是病。還不單中國，便是外國的散文，亦多是生動的描寫佔大篇幅，這是人的本能，並不是專屬於我的身體。

們如其承認詩經是中國最好的文學的，則請看詩經中最好的韻在哪兒？這不在雅，不學，而在男人思婦，自由

「不是『一樣麼』？」
是強詞奪理，便

「我也」
用也用手捏了塊

「我喝點牛奶了。」
「好！點心放下吧！」
「我愛吃東西，你吃罷，」
把身子扭了扭，
「起過了重胃口，」
「下飯！」
「到媽」

「我」
初茶壺中斟了一杯，
上拿匙一匙滋潤，
須臾給換了茶盤，
取出兩盅來，
「隨你飲吧！」
「我愛喝」
「我愛喝」
「我愛喝」

「我」
一杯，然後給換了
包過來，另
手盞。

「我」
「再香」

「祇有我，
偷越不好
面子！」幾個
簡直蹣跚行
步，壓低聲，依舊
走什麼常見，
任自己，祇得
夜草摸的話

這時候，
藍志忠必
將電話掛斷。○
見耳機內有一
堆像八哥兒一
言，模糊還聽
以登報的？這
哭包陶對妻

岸，
特電話掛斷。
見耳機內有一
堆像八哥兒一
言，模糊還聽
以登報的？這
哭包陶對妻

色的滿面春

我，我也不知道牠出來。

聲

望那偉大的場面，我們
舞地拾着魚貝之類的東西
在落日裏，潮濕的海風裏
我們還是孩子氣似的渴望
訊的消息，一年又一年，渴
雅的雪子便折斷在熱熱流
的生活裏。

吸的風，最是真實動人，
日這些千古文豪之鄉者，又
有幾位老父文學之想也？而
的生命，却在於此，亦可說
作文學的價值，亦即在此
而在作者，則又多出於一
無病呻吟的模仿文學
那是站不住的。

文

學是內心的訴狀，
凡是心不根於內心的
字，任是高文典範，描摹
文章，盡文章之能事，那亦
是文章而已。這種文字是
沒生命的，而凡屬訴諸內
的文字，必然是感觸到現
的，一個人誰能離開現
？尤其是文人，成天喪耳
所及，便是最好的現實，
找，不斷地接受感觸，所以

說到，順手在床前的小几
上，點着了抽煙。
個機會會到衛來開了小門，
外來，放到屋去。海龍便
樣子：好幾天都沒有吃
了。一個個對面笑笑
了一塊豬肉，每人面前放
了菜湯半，每人面前放了
再盛半去，再盛半去，再盛
一小碗還有，一瓶薑油，一
杯子茶！「聽妳吩咐。」

不教一定希望他能夠搭船就深恐在他說話未了暮之前就，他的話都聽見了，就轉頭而急的珠喉，咳嗽，咳嗽，是用廣東字喉說的上海方：「天曉得！我有什麼事可究竟網派我一些什麼謠言？」

翻扮了一個鬼臉，頓時眉飛，掉過臉去，掩著口幾乎要噙

起筆來，一想「寫什麼哩」，第一個揮不去的便是這樣的現實，因之便不約而然地，發現了這樣的內心之訴。

每次提起筆來，必先自告退，盡量避免這樣的申訴，可是，寫完了再看，不論何題目，寫到不自覺時，免不了沒有內心自訴的破綻，乃是淡薄的。

的呼聲中，連帶着便是病的呼聲。寫病本是相關的，而在今日更為密切。一個人以血肉

時代」，生活苦悶，是一非「社會」所給予的，而是由於個人，可是工作要加緊的享受却天天減低，而且是被減時。以過分的工作，加以日減消滅的享受，便如人，亦日日消瘦，而況血之氣，所以窮人同時使都病人，家不可病。

自 咬定牙根忍受罷，申訴又有什麼用？這是有骨氣的說話，若就文壇說來，或者可以減少內心之苦悶，亦許讀者會感到同等的減少苦悶，宗教家的禱告，難道他真個地以為眼裏還有上帝嗎？（自然亦有還有的）那只是內心的安撫，把切實的對峙上帝，把得真的不安，都赤裸裸地吐出來，這樣才能得到安息。爲便是有什麼不安的地方祈禱過了，就可以免然而滋生新的。人的自訴，其正同，所以每讀到這一類的文字，有時便似乎是自己心的，由此推想，我們內心的，不覺的呼聲，亦許別位了，而感到一般的同情。病的自訴，還是屬於最顯

本報爲充實內容起見，特設徵稿費自本月起多有增加，尤其中「版歌」歡迎投稿，酬金較前從優，凡稿件由五元之內者，每篇五百字之佳作，每篇三元至五元，敬希惠顧諸君注意。

編者啓事

新樂能

京駐辦事處

京市復興路巷二九五號

新樂能